

楚寶

楚寶序

楚幅隕視十二省最賒奢勝最多古今人物最盛庚辰予來視學徼十五郡一二

州志及總志楚紀諸書閱之可禦可倉可麥綜流略可備輶軒采擇紲嫌汗漫參差恨不能撮三楚之勝

就數卷之書展寢食之觀問愛野乘多引人勝地然如蒼璧小璣不足語玄圖之流光也剛子伯孔有昔

錄四十五卷人物十九名
勝十一古文十九今文十
一間附己意評隲名曰楚
寶其書摘志之精補志之

鉄亦史亦子亦集亦林埤
益菁秀發人心目而長人
意智其功冣多昔劉思貞
有云爲之者勞觀之者逸

三歎斯語可似斯編然余
更謂爲之者工勞而筆逸
手勞而致逸心勞而辭逸
夫以周子齊趨未舉攡書

居業攗雜次鐸氏之遺考
百家七庫之畧力云彈矣
乃慱洽之戀連類雜匯衆
義易暁自非腕具神工爲

幾纍牘勒茲快書是爲筆
遞鈔錄數十萬言自題門
目無假陶缾之投爨手之
撮飱所云饑以作節儉以

作桄然不爲劉知幾之擢
摭得失不爲袁廣微之銓
證荒誕義取嘉言懿行可
以淑人奇文藻篇可以資

娛而已是爲致遠觀書當
得大意悞書思之更是一
適摘鈔次數之餘即復橫
臥方牀覃求論世而參伍

既熟古人如見品題所屬

如入画更敵沛然應之是

謂解逸以此三逸善運其

勞傲著作有樂事有成績

名爲楚寶實周子之家珍
矣乎王孫圉有曰楚之所
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詞左
史倚相能道訓典此晉言

寶者也而孟氏以土地人民政事為諸侯之寶其說尤備斯編列人物而政事該誌名勝而土地該予以

爲實兼王孫孟氏之義此
固作志之要領也具體乎
志而不必以志名則周子
之善於用長也夫

楚學使梁鼎芬題

楚寶董工序

周伯孔湘潭奇士談古今事如列眉如以鏡取形百不失一初年慷慨以天下為己志後稍不得意遂憤然擊斷古

劉以身許諸古人爲賈集豈
閱書恐或後時而失之天啓
書爲閒居嘯上放意山水間
别具眼孔胸臆與畫而歸便
獲與藏書爲讐故伯孔書中

蠹魚往〻無所遁、其獨至者
多不以示人、稍傳其一二者
皆爲其平日歡好者持去、輒
付之木〻、伯孔已而悔〻而傳者
聞遠〻又不能知其素心〻但謂

邇來著書滿閣都是名士習
氣故稱伯孔者究竟埋沒伯
孔本色夫世間有真名士亦
要不好名若懿宣數者災梨
為百年以內生活計此何異

老和尚以袈裟蒲團為真衣鉢乎伯孔唯無意好名故能成其名凡卷四十有五若使生于姑蘇白門一葉出即為好事者登塲舞袖其書久在

四方紙客簍籠中無一分生氣矣幸其書成之不蚤而刻之又遷天兩以憂伯亂而屬之湘潭文憂伯亂而使之貧薄無梓人資乃使其書終不

可泯滅也書載楚地楚人楚
事皆有所論斷不肯與昔人
同文不肯為昔人作注脚
高督學以楚寶顏之數月而
刻不成夫此書係之楚則宜

楚人重之何令伯乳費十年心血令而對刀工噴上嶽其直不售也若一境之為覽人君子曾不能相謀此事者是失伯乳也是不識其書也不

然是忌其名之成也天下好
名者既以浮淺不終朝而敗
不好名者又以寂歷待知己
之助而不取之而歸於無感
然則如何而可也余俸薄且

受書之日淺無以伸其志萬一此等事爲俗吏當盡諸君子又將戰手習之矣

辛巳十月風雨夜湘中吏隱

晉江蔡道憲書

門人周雲虬

拜手録㯲

楚寶總論

明　湘潭後學周聖楷伯孔著

定區域以尊王

尊王之大者莫先於一統一統之大者莫先於括地楚幅員當春秋戰國時兼有陳徐吳越之地延袤六千餘里蓋舉今之大江南北以暨淮海盡入版圖故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此亦總其大勢而言矣秦始皇兼幷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楚始裂而爲

三司馬遷以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也三楚之後東縈西帶星離豆剖未可爲據惟我　明興指臂萬國平定江漢繼而　龍飛郊鄴與軫翼天青陽自水之墟一大關闢而楚復褎然甲于海內雖其地不當戰國之選而山川靈氣所滙偉人傑士接踵而生蓋若天所授焉予故斷自秦漢以上無稱邑沿革者但稱楚人皆係之楚漢魏以後有稱邑沿革者則一以我　明所定稱邑係之如今之衆

陽即漢發陽令之灃州即晉南平是也若夫賈逵而
後疑本土如二程子之生于黃陂大小宋之產于安
陸容寓而未經著籍如諸葛亮之隆中草廬殷柯古
之木香村舍文若他國而終于楚句如趙岐卿自爲
壽藏于荆州胡安國父子家南嶽山下此則採風之
餘烈昔人之佳話楚豈借重哉

別人物以徵傳

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而列國卿佐有一才一能之
表著皆命不朽于後世司馬遷作七十列傳而與代

英傑有難明難訴之心事皆著自寫其生平雖芸戶
牖獨闢機亳豔溢抑其時實多奇人奇事筆不勝書
舉一點綴便堪傳世兩京以後採摭纂隱非不代雄
故奇然而家乘之所載半是官勳實錄之所編率多
忌諱寥寥異筆刑禍交胸姚姜二氏其可得乎哉夫
作史者如頰上三毛戲點成蠅祇能描畫其所本有
不能增益其所本無讀史者如張僧繇之畫能破壁
顧虎頭之美女點心可以精氣相感不可以粉本相
貽繇此而上觀千古下觀百世庶幾旦暮遇之乃人

亦有言楚國多才自我瞻覽抑何寥落豈與感升沉入不能自見其長擇木羈棲國不能盡收其用歟是則可歎也於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銓敘審正彙别門分求之左氏得十之五求之司馬氏得十之三求之漢唐宋以下得十之五求之我 明得十之一大抵一人有一事之可傳傳其一事而其人亦可附見也一事有一人之可傳傳其一人而其事亦可附見也發潛德之幽光致高山之仰止所謂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豈班金

陳求奇得而賤目乎增價
約論注以避雅
楚自赤帝和聲赫奔耀迹嚴下島書山尖正字天下
文章亦云盛矣於是檮杌雞次之典酉陽巫峽之藏
先賢耆舊之傳荊州湘中之記以至萬潭舫錄洛溪
白兆好奇者無不欲捃摭淵索闡所未聞而世卒鮮
有全書恣其展擷則後此著述又可知也少日肅閱
先達楚紀楚史諸書恒不如人意後見華亭董公稱
天下稗乘可採者惟徐宗伯所修湖廣總志亟聯御

殊復憒憒耳因歎古今文人正患無才不患無書者
患不雅不患不博以才轉書則可以導河源於蜿底
規建章於硯北以雅資博則酌翠言而攻瑕棄漸準
至理而露文抒性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豈掇拾其膏
馥便得據虞白上座季背王仲任著論衡閉門潛思
牆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
人無一字吾萬言而卒不免拙於用心自守拘陋劉
于玄歷鳳閣舍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史通一
書又何其工於訶古拙於用巳也然此二書吾所祖

淩非今人所及又若裴松之楊季漢之芳流劉孝標振江左之藻潤其書具在匪同湮滅望其涯者猶思攬秀焉刊是以褰裳而濡足不自知其濟勝之無具矣

考遺勝以闕疑

昔者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鄒淮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以故車轍馬跡之所經煙路嶝其琬琰歌臺舞榭之所峙翠苔猶拾香鈿而沈碑斷

鼓字青石赤可署得而言也若夫少昊沙墟丹陽兆
土虞鄉九井渚宮二南赤帝奏爺州鳴鳥不但淵露
怨瑟玄夷勒蝌蚪之文亦有寶露流璺蘚積珠塵竹
黛淚傳虞陵晚分玉米芳畦猶重屈田冠蓋玄城宋
玉有宅殯宮湘瀠杜甫鐉墳凡此皆帝鄉之白非雲
騷客之碧不化黃衣紀載其能既乎又若花落故宮
月臨舊郢瓊弁玉纓之臣繡衣袿裳之女諸侯會章
華之臺樂乾谿而不返猶于田雲夢之澤聖甿塞以
消魂無不寄慨興衰念歎疇昔以爲高聽肆浮之一

快雄風暮雨之多端癸惟夫大別天塹中絡雄關洞庭咽喉之匯襄鄧攻守之地兩樊斷而長江據險洊匯濤而已弱無虞然后擇來繇繫蔡之師修明二齋六卒之法選楼東牝馬之柵坐致大王三公之業嶺典丘索以充清秘式金式玉以登獻替美人香草日進于御陽阿採菱洋溢宮懸斯亦哲后之遺軌也哉是用備攻勝蹟遺事附之論注之后庶幾曲終奏雅也

楚寶總論終

楚寶總目

卷第四十五

祖發

楚寶總目終

楚寶大臣論次

楚之官制在春秋時爲近古者自令尹而下有左右尹有大司馬有左右司馬有司徒有司敗有太師有太宰有太子保傅有大夫有左右史其百執事亦有稱尹者然皆以其地或以其職買舉之如箴尹宮廐尹連尹是也亦以示隸於令尹也其受邑之大夫有稱公者專政於外入佐令尹皆彷彿三公六卿之遺意故君子謂楚能官人官人國之政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

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嘗以此意推之楚雖下國祝融風后參職天子功烈偉矣子文叔敖數諸人或毀家以紓國難或薦賢而斷其君皆有成績載在春秋豈非宰相之才以救時為大以用人為要甚無相才而居相位者楚之得侯要齊是也楚令尹即古所謂相也而無相之名秦始置丞相漢因之文曰宰相其入相者或自藩邸或自布衣楚則非大司馬不得為令尹此合將相而一之為法最善凡大征伐大司馬將中軍左右司馬將左右軍令

尹惟雍容決勝而已邲之戰所以霸也若夫鄢陵之
戰大司馬既將中軍矣嬰齊復以令尹將左右尹將
右是時轅旆所指孫將乎孫相乎且夫古者宰相事
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非謂宰相而可以攝官承
乏下同百職事者也唐宋以來此弊尤甚動賢並建
政事參兼三台四輔如奕碁射覆是安得宰相才而
用之哉作史者譜其門族表其年序以為當時任用
之專否政治之得失可得而見吾未之敢許也我
朝初罷中書丞相設五府九卿分理庶務　列聖相

承得入為盛於是省府之名雖廢內閣之體益尊故府大拜者翰林孤卿而矣其或擢自臺省主政或拔之縣升王僚靡不貴倚絲綸婉隆上古文如夏忠靖掌國計四十餘年劉忠宣以本兵受知 李廓雖不入內閣而休休緒緒之風自如嗚呼盛矣自龍雲火寔後有加焉者哉信乎任官惟賢蔽事惟能也述大臣第一凡三卷

大臣一

祝融　風后　熊繹

仲山甫　闞子文　虞丘子

孫叔敖　公子貞　蘧子馮

屈建　沈諸梁

大臣二

黃瓊　胡廣　蔣琬

費禕　張柬之　郝處俊

柳渾　馮京　趙抃

大臣三

楊溥　夏原吉　李東陽

劉大夏　張居正

楚寶大臣論次終

楚寶卷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男 雲炓 雲豸 較訂

大臣

祝融

祝融者炎帝神農氏之後而帝嚳之玄孫也神農生臨魁臨魁生承承生明明生宜宜生來來生裘裘生

帝、炎帝炎生克、及戲、克生榆罔、戲生器、器生祝融、融。融明於火政、榆罔既立、為帝、乃命為火官、至黃帝時、舉六相以祝融辨乎南方、始為司徒、有土德之當、及帝嚳高辛氏、復舉其後重黎、為火正、命曰祝融、以世其官。

管子五行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太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

北之故使爲李
聖構曰祝融相業僅見管子書中按史稱黃帝守
柔順有坤厚載物之德又使祝融爲地官培植深
矣是以人倫攸敘君臣道合而黃龍土螾之瑞畢
至也其子術囂生句龍後爲顓頊后土以平九州
教兆民後人祀之配于社帝嚳又舉其後黎同爲
火正甚有功故鄭史伯曰楚重黎之後也重黎爲
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命
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繇此觀之祝融之名號依祖

德以立稱故能發養中聲之一氣衍傳無盡之光明柔嘉材以大其用于萬世豈徒禮祀名山北下列星而已哉予是以定其發祥之自爲稽古之栢隆于斯也抑攷之史禪通紀之世有楚衡山之祝融以帝名女媧氏之時有滅共工之祝融以官名惟此祝融以人名而世掌其職故其後亦皆以官名

炎帝神農氏考

按小司馬稱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民

耕故號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亦曰厲山氏荊州記曰厲山在隨州厲鄉有一穴是神農所生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即其地爲神農社年常祀之炎帝陵在今衡州酃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祝融配享置守陵戶 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供遣官賚祀修陵又史多誤稱炎帝葬于茶鄉茶鄉即今茶陵州其地有雲陽山最爲秀傑道甲記所

謂沙土之祗，雲陽氏之墟也，前以民往可以隱遯。其上有少昊金天氏冢，羅泌路史云於雲陽得少昊之墟是也，少昊亦曰雲陽氏，今謂少昊陵在曲阜者亦非。

古祝融氏

按六韜曰：祝融氏，古之主者也，始作樂以諧神明，以和人聲。路史曰：祝誦氏，一曰祝龢，是爲祝融氏，師於廣壽，以毓其德，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火施化，號亦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名，

都于會故鄭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于堊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又按祝融氏之先有赫胥氏亦堊衡之朝陽峯仙傳拾遺曰赫胥耀迹于潛山潛山南嶽之副在潛山縣去衡甚遠

重黎考

按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後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多合稱黎而言者蓋以重黎氏世序天地實有通聯名因兼舉非定指當日之重與黎也張衡思玄賦云流目覜夫衡阿兮睹有黎之

劉
北貴、此則指火正黎司地。故或葬于衡山。高誼引
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
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忒、以重黎合爲
一叅、而又舉南正、其謬益甚、小說家不讀史書
之過也、

風后

風后伏羲氏之苗裔也不能紀其世黃帝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存后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求之遂得風后于竟陵以為相納三宮五音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

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

張衡客問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朧朦黃帝為斯深懋有風后

者是焉亮之祭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曰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常純坤用事陰凝于陽則飛龍戰大樸已散聖謚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枉折地維絕小者作慝虐山負阻中冀上帝惡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

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齊戰、衛保、邊、衛于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前○二○齊、迭、舉○倚○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

虎豹。出匪以律。我與干是。旣而闘成鐘組制用經畧兆逐獵響而平與尤撒黎於阪泉峭方于空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昇于是遺風冥寒時內而闘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擬匈奴服醜。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末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鵲鈴者得其遺制于黃制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形在我指掌天

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數會天
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與下多難靡
于升平墜淪不著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
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鈔本
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書所謂
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汪
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允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
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

又以此六十四卦之變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演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八陣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　按武侯八陣圖本於風后人多不知

伏羲氏考

按太昊帝庖犧氏風姓始養犧牲以充庖厨故曰

庖犧氏、又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虙羲氏、虙古伏字、風俗通義云、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習鑿齒論青楚人物云、伏羲葬于南郡、今其地無所考、惟古竟陵屬沔陽州治、元和志云、州本古之風國、其地五華山有風城、即古風國之故城、相傳伏羲後裔封此、墜乎、雲陽祝融宅、兆朱陵、炎帝少昊冢、望軫野、羣聖變化之鄉、固玄神胄之所起矣

熊湘考

案史記正熊湘在長沙益縣歷改稱縣諸志無此
也武云以熊繹始封得名不知熊繹封於周成王
時何得黃帝時便稱之益縣卽令益陽縣水經注
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也

言[illegible]皆通[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行[illegible]行
疏[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

熊繹

熊繹者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凡歷三世至吳回始代重黎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僻在荊山蓽露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

子糾齊侯燮齊太子呂伋俱事成王成王舉文武勤
勞之後嗣乃封熊繹於楚蠻錫以子男之田姓羋音米氏
國號曰荊居丹陽

風俗通義曰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
娶於鬼方氏是謂女嬇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
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
是爲羋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
勞而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至王
負芻遂爲秦所滅而姓衰之稱之語曰楚雖三戶

亾秦必楚

聖楷曰楚自熊繹而後熊渠熊通相繼僭稱王號楚乃益大若莊若昭皆賢辟也予置之不錄而錄夫繹者所以尊王也所以重藩屏之臣也天下有王則微盧彭濮足以與周天下無王則穀鄧庸鄾足以撓楚藩屏云乎哉故知封建之得失有未易言者矣

丹陽考

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水經注曰秭歸縣北對丹

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地里志以爲吳子之丹陽者非又按丹陽或云在枝江縣亦非也蓋秦廢列國爲郡縣始取楚丹陽地。爲枝江縣。不得即指枝江爲丹陽也。且其地夾蜀江至此析爲諸洲。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古人建都形勢。何取於此。

仲山甫

仲山甫周宣王時賢臣也諡穆仲封于樊初爵武公來朝以其世子括及庶子戲見王王將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必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

懿公、戲、而立伯御、据 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之据

稱弟 諸侯、從是而不睦、三十九年、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

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

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

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

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

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

徑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國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懾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危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況爲大妄以誘乎後嗣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

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盜名氏之
皆謂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週備曰周宣末年、殺、杜、伯、振、號、父、信、讒、遴、賢○大、業、
不、存○至、於、敗、績、千、畝、料、民、太、原、人、情、洶、洶○沔、水、悲、
而、祈、父、作○自、駒、逝、而、黃、鳥、歌○老○臣○憂○國○如○仲、山、甫、
者○安○得○不○與○天○憫○人○而○慮○及○于○後○嗣、哉○栩予羽乃
以惑于神怪非之、是、必、如、王、安、否、天、變、不、足、懼○人、
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而、後、可、耶○強○辭○奪○理○天○
下○事○往○往○壞○于○此○罪○裔江瑞禮痛栩予羽非國謬、

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欲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文元虞槃亦作有非非國語惜乎二書今皆不傳

樊城考

按周宣王封仲山甫爲樊侯其地即楚所滅之鄧鄧地也秦滅楚以其地屬南陽郡至漢始置襄陽縣三國時改樊城縣樊城之名始此後漢樊宏傳云其先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宏南陽湖陽人即今鄧州在樊城北九十里

鬭子文

鬭穀於菟、字子文、鬭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䢵、生伯比、若敖卒、從母畜于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曰鬭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楚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

遂、以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三十五年、成得臣伐、陳、討、其貳、于、楚、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以遄傳也、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蒍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遂、稱、之、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免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

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枉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于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聚楷曰楚成王六年、公子元遂自伐鄭、而處王宮、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申公鬭班、於、是、殺、子、元、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故○其○為○令○尹○八年○而○春○秋○始○書○楚○嗣、是、而、盟、齊、桓、于、邵、陵○執、宋、公、于、瓜、上○滅、弦○滅、黄○焚、許、男、之、輿、櫬○取、陳、之、焦、夷○納、頓、子、于、頓○敗、徐、人、于、婁、林○朝○諸、侯、長○齊○晉○室○莊、王、而○遂○俯○中○原○其○大○有○功○于○楚○國○故○尼○父○稱○其○為○忠○也○若、夫、申、廷、理、之、法○逃、朝、殺、之、祿○喜、怒、不、形○物、我、無、問○在、當、時、齊、晉、諸、名、卿○可、一、二、見、耳○何、能、望、

之後世之爲相者乎。晉穉康曰三爲令尹不喜抑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已。靜稽古惟二子。誠知言哉

鄖子國考

沔志謂鄖在景陵通考謂鄖在江夏雲杜縣東南皆非也按左傳杜預註鄖在江夏安陸縣東南鄖子與楚同爵地分東西。今德安古安陸。故鄖國在郢之東。而其屬隨州應城雲夢。又在景陵之東。鄖子會隨蓼六伐楚而縈蒲騷今應城也。鄖隨蓼六

皆在鄀之東南蒲騷在西國之東其西與楚鄀鄀
鄀假令鄀在景陵則所伐在西乃都在而東築誤
何待耶故景陵有鄀國城是楚滅鄀子後封其臣
鬬辛爲鄖大夫稱近邑非鄀子之故國也古鄀鄀
字互通

弦江黃道栢考

按弦國在弋陽軑縣今光州仙居北江國在汝南
安陽縣今信陽之東南新息縣之西文公四年楚
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黃國在光州定城有黃故城云僖公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道國在汝南陽安縣南道亭是也今確山有故道城栢國在汝陽西平縣栢亭今蔡州西平縣爵姓俱未詳又按一統志楚紀俱指黃國即今黃州者其說皆本杜佑通典謂黃州爲黃國之境也其地當在光山麻城間距蘄州道九百里今黃州府治乃古邾城楚宣王滅邾徙封于此

今府治西北百二十里有漸州城是也

于文廟考

廟在雲夢縣北十里於菟鄉後遷縣東北文獻通考曰宋哲宗元祐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子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虞丘子

虞丘子名伯爲楚令尹薦孫叔敖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家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于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霸諸侯

非刑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顧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呂氏春秋曰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游于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

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莖游于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君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

聖按曰左傳楚莊王九年誅令尹鬭椒至十六年使令尹爲艾獵城沂爲艾獵即孫叔敖也其中五年不知令尹何人即使虞丘子爲之亦不得云爲

令尹十年也直此五年內止滅舒蓼伐陳伐鄭而已十七年與晉戰邲始霸諸侯皆孫叔敖爲令尹時事今虞丘子姓氏既無所攷呂氏生于七國開見當有據不稱虞丘子而稱沈尹莖武虞丘是沈尹莖之對邑而人遂以名之耶水經注淮水自白公城南至期思縣北中有虞丘郭地名似亦一證佐也始存之以俟博識沈尹莖呂氏書凡數見或作蒸作巫當是傳寫之訛

孫叔敖、

孫叔敖、亦曰蔿、音委艾獵、蔿賈子也、莊王九年、蔿賈見孫叔敖于王、既而隱于民間、不仕、十六年、令尹虞丘子薦于王、使爲令尹、是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孫叔敖始爲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

臣爲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豈有說乎、老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期不衣息、馬不食粟、常乘棧僻音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illegible]、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

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閒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

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莊子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賈子新書曰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吾恐他人又見之已殺而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
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人聞之皆
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循吏傳曰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
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
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
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
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

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
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
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
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
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
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
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
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
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桓譚傳曰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對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叟指曰孫叔敖與鬬子文三為令尹事俱無確據。然子文相成王二十八年始傳位子玉以暗弱之王而值楚多難其三仕三已容或有之若孫叔敖相莊王自莊十六年至莊二十三年莊王卒其中僅八年耳而叔敖又卒於莊王之前為時甚暫且莊王賢君方霸諸夏叔敖決無罷相之理以荀卿諸人所引多見道語姑存之

寢丘考

韓非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

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惟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按水經注潁水東逕固始縣故城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爲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文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今廣輿志云寢丘在潁州晋亦以潁在固始之南而叔敖尸祝之鄉也固始屬今河南汝寧府

芍陂考

按先大人司訓壽春時作芍陂記云安豐塘一名芍陂在壽州通淝門外六十里以芍亭涸而爲陂也淵三百餘里六安龍穴橫石諸水皆瀦焉引之處灌田萬餘頃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即此地也又陳後山談叢曰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猶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乎皆東向

公子貞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庶子也、共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爲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鄬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
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
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
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
將出師子囊師於武城以爲秦援二十八年晉以鄭
之服楚也謀欲遏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
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
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

鄭人使良霄石㚇（音緋）如楚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朔年子囊及秦庶長（官名）無地（庶長名）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三十一年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間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公子午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劉向說苑曰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將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

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按此說本呂覽高義篇與左氏還卒不同然喪師而後遣言城郢示若全軍伏劍之義誠高也併存之以恥夫近日之欺君而倖免者

聖楷曰楚自鄢陵敗績其君親集矢於目其令尹子重從喪組練之師子囊獨能識大察亂服陳乖鄭與晉君三駕而不輕一戰卒與其君以改過之美可不謂之賢相乎相賢則服小國大相不賢則

我師辱國故子囊爲令尹而范宣子知晉必喪陳鄭子耳侵蔡而子產知楚必來討楚亟擢才是在官人者愼擇之耳

城郢

按郢城在今江陵縣東北十五里龍陂橋郎楚舊都楚文王自丹陽遷此未有城故子囊將死以此爲言及平王時始城之文縣北有紀南城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是也又水經注云江陵舊城關羽所築羽北

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門竇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今其地屢經戰爭皆不可考

薳子馮

薳（與蔿同）子馮孫叔敖之子也楚康王二年子馮爲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爲令尹子馮訪于申叔豫（申叔時之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綿衣也）衣裘鮮（音選）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既而子南死復使子馮爲令尹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

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敢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楚屬邑）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
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功也）乃還明年
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人滅之
晁無咎鷄肋集曰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僞逆二
子欺責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
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
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
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子馮以之
聖樹曰孫叔敖父子相繼爲楚相其事甚奇而子

馮託疾辭相事。尤奇學者多不知乃獨取史記傳篇之言相與辨駁。如歐陽永叔亦復不免可嘆也。世豈復有讀史者哉。

羣舒考

按舒偃姓子爵國在盧江舒縣舒庸亦子爵舒之別封盧江南有舒城東夷也舒鳩亦在盧江巢在盧江六縣東舒巢皆楚屬國又有舒蓼叛服不常其後楚皆滅之

舟師考

此後世水戰之始也。春秋時惟楚與吳越有舟師。其他無聞。孫子十三篇亦無水戰。行軍篇乃處水上之軍。如韓信夾濰水而陣之類。非以舟戰也。又按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此戰舟之始。又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員。製之以船爲車。以櫓爲馬云云。又杜氏通典云。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

牆、戰格、樓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蒙衝　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鬬艦　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　舷上立女牆、置棹、

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廻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爲莫敖（名官）建之父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音海）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

後（襃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張田九年爲災數十二年代薳子馮爲令尹舒鳩人叛楚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居楚兩軍之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形勢而救無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

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掩子馮之子）十四年宋左師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如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

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

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

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罪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

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晉荀盈遂如楚涖盟。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十五年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

劉向說苑曰。楚莊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衢。萬人追之。一人得

之薦人不從丞分未定則一兎丞使薦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丞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蘇軾屈到嗜芰論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

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處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

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王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高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忍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

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棬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嘆嗚呼范宣子知齊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芰子木之遂父命藥石也哉

聖按胡氏謂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典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

予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遷敗遼者自宋之盟始也戒又曰宋之盟中國不尚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子木之功大矣哉抑予所取于子木者立嫡以定亂近于智去妄以合道近于孝推舒功于爲子近于讓迎伍擧于尚亾近于忠爲國上相而偹美若此可謂賢奚兒彊場之事又有利于社稷者哉故其卒也趙孟哀之如同盟而蘇子亦稱之于千百世之下也

按爾雅諸書皆以菱爲蔆而蘄所謂。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蔆其花紫色晝合夜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羅願爾雅翼曰古者嘉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再言之者兩設之盛禮乃用焉。屈建去芰薦而引祭典云云益籩豆脯醢雖上下所共。然以多少爲差。則珍異庶羞。非大夫所宜。昔者季武子聘晉晉侯享之有加籩辭曰寡君猶不敢請微加而後卒事則非屈到所宜薦明矣。此論亦通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爲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見殺于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取周其言而不以德不淑也是六德

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爲用之彼其文爲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忍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服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肉也足以益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庶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人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升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

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子西之弟子期）敢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

將敗必用讒人而嘗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音省)能者發除之眚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旂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余聞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樹黎圉人犖(音洛)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

令尹闘而棄之猶縈耳也吾語爾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尹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惠王十年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

以戰備獻（敗吳所得）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
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慙葉公也葉
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隱是賢大
夫管仲之後）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
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之
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安也）也民
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

而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子西爲令尹使寬子期爲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其母而還子高終身不正視之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
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
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
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
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亾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合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

之賤而墊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
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
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
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淮南子曰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
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
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
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

答之三百按子爾無所建豎太宰子木獨能見機勇退明哲之士哉

聖樹曰葉公子高知白公勝之必亂楚不難知其必亂楚而預防之爲難旣入定其亂而聽老于葉爲尤難謀國謀身可謂忠且智矣又能治民以惠舉師以德勤勞清問如恐不及此非深依聖人之教未易企也若夫母俘于吳終身抱感君父仇讐大節稾然學者往往不通時務妄議古人如畫龍小說本劉向新序以爲寓言豈足據哉

葉令祠考

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于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葉公自葉而入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于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俗說以孝明帝時葉令王喬仙去帝建其處號葉君祠此世之矯誣豈一事哉聖楷按葉令祠當漢時已訛爲

王喬祠故廳砌極辨飛鳧之祀爲矯誣也其地即今南陽葉縣有王喬飛舄遺跡三里許有喬墓喬已仙去亦應後有焉豈所謂天下玉棺土自成墳者耶

楚寶卷第一